

## 第七集 印度女童的阿玛- 贾艾梅

提到印度的女传教士，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德蕾莎修女（Mother Teresa, 1910-1997）；然而，在德蕾莎之前约 50 年，有一位勇敢的英国女性贾艾梅（Amy Carmichael, 1867-1951），她顺从上帝的呼召，踏上了印度的土地整整 55 年，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印度。她毕生在印度做了许多事工，最著名的一项是救助印度教神庙的女童脱离悲惨的境遇；而且，她还有一把锋利的文笔，一生中写出许多影响深远的属灵书籍。

贾艾梅 1867 年出生在北爱尔兰。她来自一个信仰虔诚的长老会家庭，父亲经营磨坊生意，家境富裕。艾梅从小受敬虔父母亲的熏陶，对信仰认真执着，也对低层民众有一份悲悯之心。在她生长的那个年代，英国正涌起一股普世宣教的热潮，1865 年成立的“中国内地会”和关怀贫民大众的“救世军”事工，都在英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。贾艾梅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培育了神国的眼光和胸怀。

19 岁那一年，贾艾梅参加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办的凯西克培灵大会（Keswick Convention）。在这个聚会中，她的生命被神翻转、塑造，灵命更加进深；她决心“向世界死、为神而活”，立志过简朴的生活。1887 年贾艾梅再度参加凯西克大会时，讲员正好是“中国内地会”的创办人戴德生；他提到“每一小时，世界上会有四千人死去，他们没有基督，没有盼望地跨进死亡的门槛。”这些话语刺痛了贾艾梅，在她的心田种下了宣教的种子。

1892 年某日，艾梅清楚听到神的呼召：“往普天下去”。她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于是接受凯西克大会的资助，前往日本，开启了她的宣教生涯。虽然在日本的期间，贾艾梅热切地传扬福音，并带领了一些日本人信主；然而，由于她多年来患有神经疼痛的疾病，需要长时间卧床休息，只好结束这段为期一年多的宣教之旅。

1895 年，贾艾梅 28 岁时，再度顺从神的呼召，单身前往印度宣教。起初她加入一个宣教机构，在印度南部传福音。当布道团来到南边的杜尼法（Dohnavur）时，有一名少女从印度寺庙逃到他们当中寻求庇护。原来，当时印度社会存在着一种以宗教之名而盛行的邪恶风气，父母们美其名将女儿

“嫁”给庙里的神明，实际上就是私底下将小女孩卖给寺庙成为庙妓，供去庙里参拜的男人泄欲、践踏。

贾艾梅对于这种败坏的习俗非常愤怒，决心拯救这群孤立无援的女童。一开始，因为缺少明显的证据，连其他在印度的西方宣教士都对庙童制度抱持怀疑的态度；期间艾梅为了证明所言不虚，经历许多攻击与危险，但主都保守她安然度过。后来越来越多的女孩闻风而来寻求协助，于是艾梅与一些同工在 1901 年成立了“杜尼法团契”。在这个团体里，除了一些印度妇女外，也有世界各地来的义工，在这团契里他们一起学习过彼此相爱、互相服事的群体生活。他们除了收容庙童之外，也接收因其他问题而来的孩子。随着儿童数目增多，又兴办了育婴院、幼儿园、甚至医院，成为许多孤雏避风的港湾。

抢救庙童的事工是贾艾梅宣教生涯的转折点，她从一位布道者转变为全方位的神国事工领袖。艾梅有极为强烈的使命感，她的服事一直非常繁重，加上本身长期以来的病痛，时常拖着孱弱的身体为主拼命，不愿意休息。她常说：“宁愿烧尽，不愿朽坏”（rather burn out, than rust out）。

贾艾梅的衣食住行完全与印度人同化。她一改白人宣教士的惯例，自己终生穿着印度的“纱笼”。她深受当地人的爱戴，孩子们称她为“阿玛”（Amma），就是当地方言“母亲”的意思。

然而，1931 年贾艾梅在一次巡视工地时不慎跌进一个坑洞里；没想到这一跌，贾艾梅再也无法完全康复。此后 20 年之久，她只能在卧房内度过；直到 1951 年才卸下世上的劳苦，被主接回天家。

贾艾梅虽然长年缠绵病榻，但她并非一事无成，因为她一直保持着写作的习惯与热诚。她足不出户，却透过接待访客、信件往返、文字创作等方式，服事造就无数的同工和基督徒。贾艾梅一生总共留下 35 本著作和诗集，其中最为华人教会所熟知的，是《若》（*If*）这本小书。这本诗集，是贾艾梅处理“杜尼法团契”的同工关系时，心灵深处的自省和互勉：

若我可以轻易议论别人的短处和过失；若我可以以漠然的态度讲论——甚至只是一个小孩子的错失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

若我会写一封无情的信，说出一句无情的话，让一个无情的思想侵入，而不感觉到羞惭与伤痛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

若我在关心一个人而得不到回应当中，不堪劳悴，而想放下重担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

若我对一个曾叫我失望的人，抱疑惧的态度，而不抱信心的态度；若他跌倒的时候我会说：“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子的”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

若我对那些长得很慢的灵魂，缺少了主的忍耐；若我没有经历到生产之苦——一种尖锐的、剧烈的痛苦，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

《若》的中文译者苏恩佩曾如此评价：“贾艾梅不但在宣教事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，她在文坛上更留下滴滴芬芳。”

有些人将贾艾梅和德蕾莎修女相提并论，因为她们都在印度长年从事宣教和慈善工作；她们都感召许多人前往印度，建立规模不小的国际性慈善机构。但德蕾莎除了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外，还得过国际上无数的奖项，贾艾梅则拒绝接受任何的颁奖。她不去世界各地演讲推介，55年之久埋首于印度儿童之中。正如以赛亚书42章“僕人之歌”裡所描绘的：“看哪，我的僕人——我所扶持所揀選、心裡所喜悅的！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；他必將公

理傳給外邦。他不喧嚷，不揚聲，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。壓傷的蘆葦，他不折斷；將殘的燈火，他不吹滅……”

賈艾梅的一生只为回应神的呼召而活。在她有生之年，总共帮助了超过 1000 位男女儿童，让他们脱离贫穷的境遇、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，扭转他们原本可能饱受摧残的生命。她一生活出“如水晶般透明的”爱与品格，感动了许多人投入印度宣教；而她的著作更是千古流芳，培育了数以万计基督徒的生命。雖然賈艾梅已經過世 50 多年了，近年去訪問过“杜尼法团契”的人，都還能感受到那裡老老少少表現出溫馨、喜樂的的氛围。這就是賈艾梅在教会历史中所留下的属灵遺產。

### 默想/讨论

你在身边的人当中，见过类似賈艾梅这样的女性吗？请具体分享她最令你触动的一件美事。